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奏草卷第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
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
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
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

受讓諸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
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
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
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
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
對論事者甚多大都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
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竒才異能在朕豈惜
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
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
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

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寧具懷
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
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
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
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
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
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
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眷眷特深縷宣密
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
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

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
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
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
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
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
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
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
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
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然後俾
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

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
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
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
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
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
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
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
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

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

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

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嗾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

矣茲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諸
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
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
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
爭者必爲霹靂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
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
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
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
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
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

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
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
不及中才帥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
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
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
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
人至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
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
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
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

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阻而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謏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

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弃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

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
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
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
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
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
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
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
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
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
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

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
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
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
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
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
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
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懷此三者臣下
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
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
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

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慄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

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官竒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旣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

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
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
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
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
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
所病胡可以一誦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
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
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
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
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

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黻纁於側蓋惡視聽
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
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
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
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
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
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
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
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
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詳

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聽況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

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

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
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
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
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
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虚心以盡其言端意以
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
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
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
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
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

將入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
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
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
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
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
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流必容能小事則
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
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
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
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

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
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
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
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
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
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
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
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
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
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

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
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可以求人之聽命
任而勿貳然可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
百事無不糾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
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
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
如此則推誠之義乎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
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
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
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

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

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變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

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
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
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
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
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
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
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
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
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
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
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
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摠稱之流及後代昏
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
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
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
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
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

附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
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
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
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惟謙與順一舉
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
上可以高德於復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
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
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
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
受實患哉玄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

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
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
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
冊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
議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
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
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
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

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吐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

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換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

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奏草卷第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奏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翼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翼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而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計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

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盪四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

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
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
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
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
敢獨辭殊渥世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
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
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
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

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
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
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
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
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
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
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
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
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
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

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
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
耆舊之說皆云割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
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
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
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
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
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
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
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

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
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
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
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
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
聲喫味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
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
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
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
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

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
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
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
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
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
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
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讙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
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
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

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
終泚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莢鼓
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
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
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
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
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
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
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
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

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
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
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
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
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
必遷是將化蕃死心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
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
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
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
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

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且衣
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
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
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織麗一無上供
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
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
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
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網乘輿有
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
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

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悛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

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況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

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脩勵慕為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為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為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為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

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

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偽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表高等狀

袁高楊頊

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謂

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

曾任京兆少尹

周

皓

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裴胄

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

殷亮

李舟

已上並任郎官

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

已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

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耻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

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旣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執力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陞

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

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
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
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
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
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
商量適會陸贄具從彼宜慰迴奏云見卿論敘
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
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
叶齊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
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

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
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
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
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
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
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
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
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

疑懷光養寇蓄姦而然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

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

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
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
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
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
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
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
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
寐誠以貧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
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

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
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
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
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勲才德所
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
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
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
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

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
為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齎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
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
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
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
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
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
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隳萬目皆弛雖

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
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
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
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負不足以容功
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
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
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
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
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
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

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

則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而突銛鋒排患難

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因哉且負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

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敷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